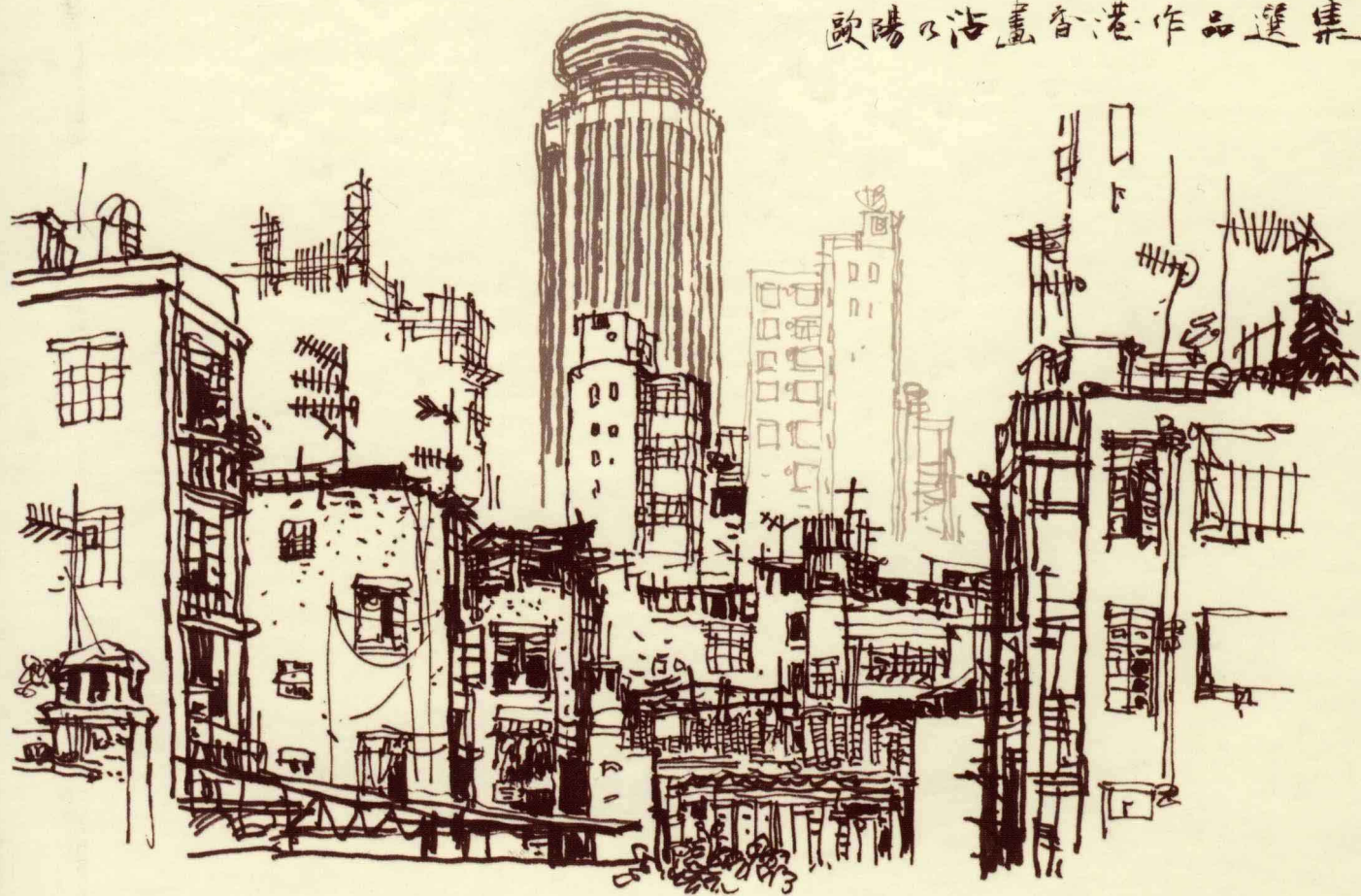


一筆一畫一生

歐陽凡沾畫香港作品選集



一筆一畫一生

歐陽乃霑畫香港作品選集

繪 畫：歐陽乃霑

文 字：歐陽乃霑・歐陽應霽

攝 影：又一山人

編輯統籌：歐陽應霽・黃美蘭

裝幀設計指導：又一山人

設計製作：陳迪新・陳健業

出 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 109-115 號
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字樓 A 座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2012 年 3 月初版

ISBN：978-988-219-493-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12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一筆一畫一生

歐陽正沾畫香港作品選集

簡歷

歐陽乃霑

香港知名畫家、資深美術編輯及藝術教育工作者。

1931 年生於廣東新會，七歲定居香港，早年習西畫，常以油畫、水彩畫、版畫等發表及展出。近年集中於水彩畫和水墨畫的探索。五十年代作品入選廣州的華南美展和北京的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並獲獎。數十年來參與海內外聯展和個展無數，自參加庚子畫會後常以中國名山大川為題材的水墨畫展出。長期以香港市區郊區景物人情為題材，走遍大街小巷山川郊野，現場寫生，以數千張速寫素描作品紀錄了香港社會風貌的急劇發展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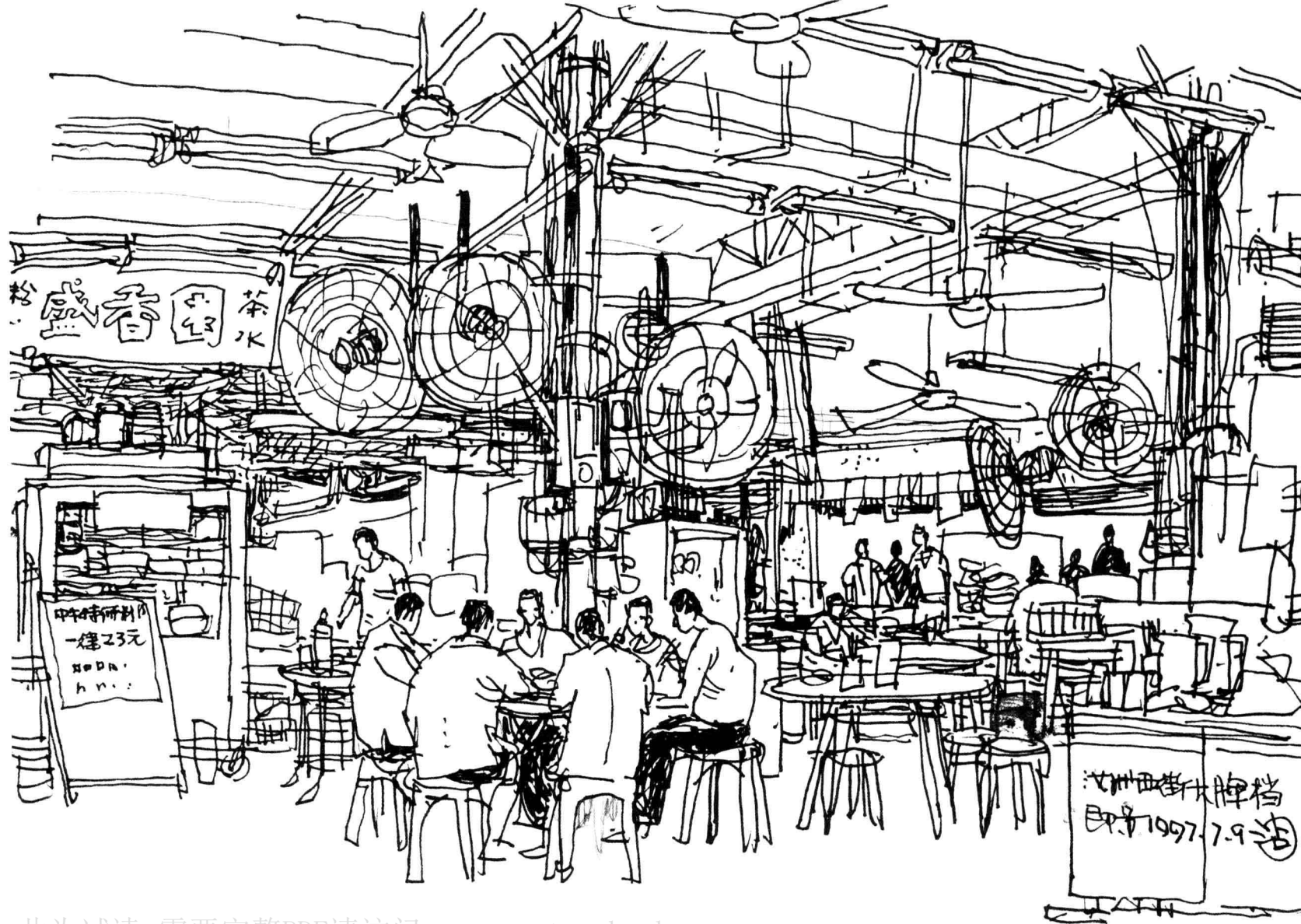
作品除了私人收藏，北京中國美術館、香港藝術館及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共六十多幅作品。出版有《歐陽乃霑畫集》、《歐陽乃霑畫香港作品選集》、《素描香港》系列四本。

多年任職出版社美術編輯，曾任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教職，香港嶺海藝術專科學校教職，正形設計學校教職。

畫室名為「書畫間」，寫字作畫之餘兼授徒。多次獲邀於香港藝術館、中央圖書館及歷史博物館作公開演講和創作示範。

2000 年香港電台電視部亦為其拍攝歐陽乃霑歐陽應霽父子絲路創作之旅特輯。

2008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以肯定其在藝術創作上大半世紀的堅持努力和作出的貢獻。





序

筆墨留情

習畫之初，許多基本技巧還未掌握，往往要耗上九牛二虎的氣力才可解決一個問題。寫畫並不是樂事，一定要下「苦功」才可畫好一幅畫。經過長期的苦練，掌握更多的技法之後，在畫上可以為所欲為，揮筆運墨之間得心應手，演繹心中的意境。這時就稱得上樂在其中，享受繪畫的樂趣了。

撐開手指，把手臂前伸，我面前最少有五個路向可以選擇；如果雙手齊伸前路更廣了。繪畫有具象的、意象的、抽象的……很多路可走。以我的性格，我選擇寫實而強調筆墨情趣的方法書寫我的畫，並在街頭寫生。

我不認同寫生是抄襲自然，只是練習，我對現場景物寫生，往往加工了主觀的安排，常刪去不適合的景物，使主題更集中。我戲稱為「偷工減料」，同時增現場沒有而可能出現的東西，加強畫的內容。或借景生情編繪我要說的故事情景，叫做「加鹽加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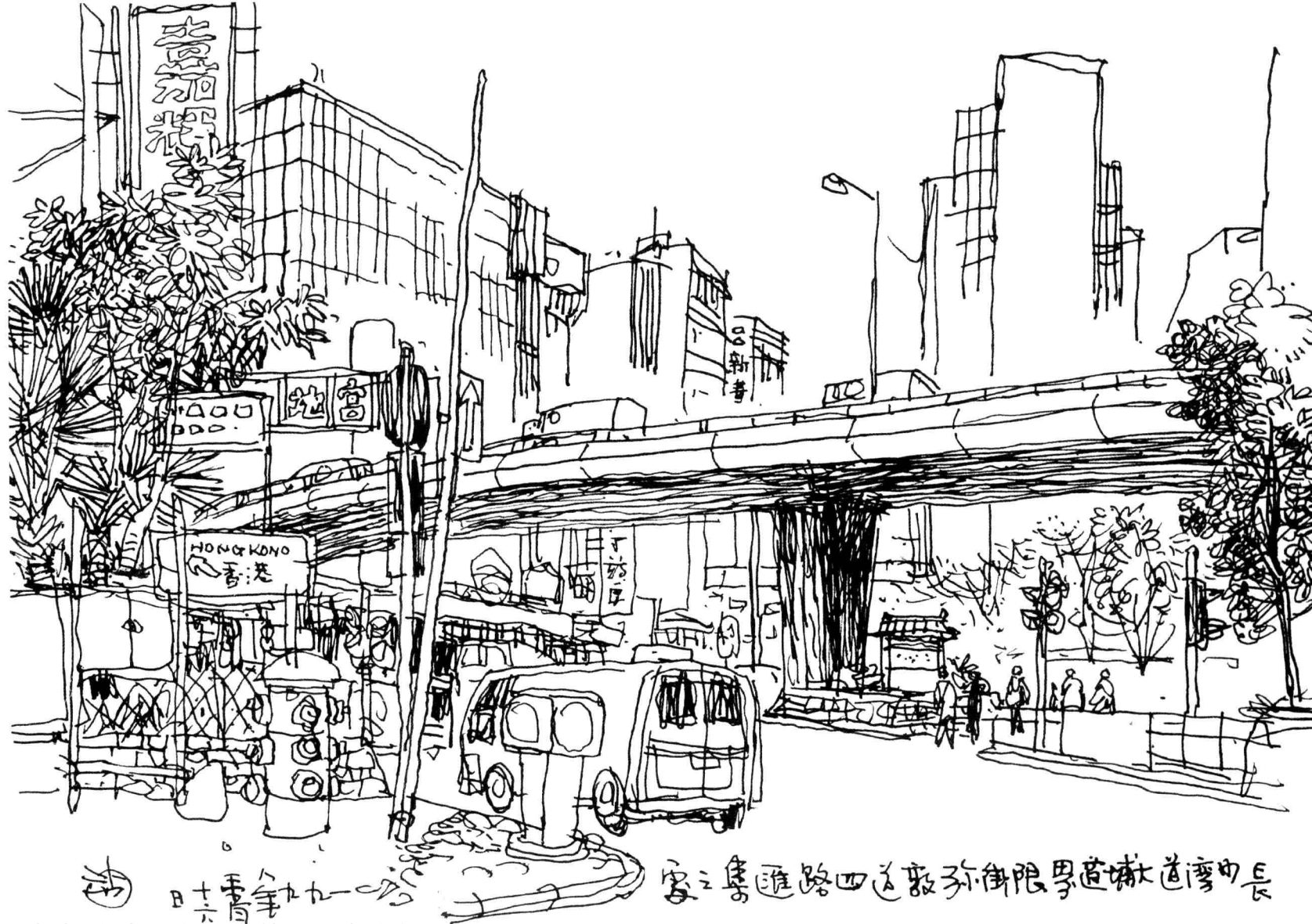
創作其實不一定要在畫室工作間進行，在室內搜索枯腸，閉門造車，也不見得是好辦法。

在街頭寫生，有很多感性的材料供你描寫：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我在灣仔道菜市對景寫生，記錄了香港早期有小露台、歐洲式樣的鐵欄杆、木地板、木樓梯四層高相連幾個單位的樓房，以及二戰後拆舊樓連拼幾個舊單位改建成多層的高樓大廈，同一街頭有肉舖、雜貨店、魚檔、菜攤……人來人往，生意興隆。我將不同年代的建築和樓房叫做第一、第二、第三代，背景畫上更高大豪華的建築，令和中心，算作第四代，畫題名為「四代同堂」。

事隔幾年重臨灣仔，街道依然，但面目全非，只見遮天的巨宅大廈代替了以前各個年代的歷史遺物。曾經描繪當下的畫作，因時間的更替，世情的變遷，變為歷史的記錄。由此更加認定，筆墨傳意、留情。

歐陽乃沾

深水埗



①

日十青年九一

家之集匯路四道敦弥街限界道埔大道湾中長

街邊的生菜小販
1997.7.7 達
畫于白楊街。



忘記起

霽：許多年許多年之後，我們還會不會記起這許多許多年前的事？

霽：泊在昂船洲旁邊的郵輪，就在我面前這樣起火了，燒了一整個下午——那個下午沒有甚麼風，悶熱中空氣裏還是有一種焦焦的怪味。那天我們家正好在把鐵窗框和鐵窗花重新上漆，被鹹鹹海風侵蝕剝落的鐵框脆如餅乾，我貪方便怕麻煩，隨手就把亮綠的漆油塗上去，我還是被你罵，但不打緊，那天的重頭戲其實是那一直在燃燒的船。

霽：看得到海港，看得到昂船洲中那一列一列神秘的小屋。那時的欽州街口的深水埗警署還是建於 1920 年或更早的那一幢，旁邊還是一大片的軍營。

霽：軍營真的有軍隊駐守嗎？暴動時候的防暴警察是否都躲在這裏？黑夜裏都跑出來，在長沙灣道和欽州街的十字路口上戒嚴站崗，我跟弟弟都伏在窗邊，居高臨下的看着看着，想像中的戰爭一直都沒有來。

霽：還記得我們住的那幢建於六十年代初的私人樓嗎？欽州街口，旁邊是黃金戲院是南針織造廠——

霽：直至多年後唸到設計史，才忽然記起南針織造廠的長相是那麼的包浩斯 Bauhaus 廠房風格。

霽：說回我們住的地方，六樓是左派工會，一年到晚熱熱鬧鬧的，回家的電梯裏擠滿來開會來學習的工友，革命標語一牆，革命歌曲響亮，過年有年貨攤位，制水時候有水分派——

歐陽乃霽：霽

歐陽應霽：霽

霽：那些水究竟從哪裏來？難道東江水有分流？

霽：只是暴動戒嚴時候又突然叫周圍的氣氛都緊張起來，警察還會上門搜捕「革命分子」。

霽：你不是也有被指派上街貼大字報寫標語的嗎？還有畫那些打倒港英紙老虎反動派的漫畫，我跟着你的畫臨描那隻紙老虎，也十分威猛生動呢。

霽：就是因為畫得太威猛，所以就犯錯誤了，反動派敵人又怎能如此有氣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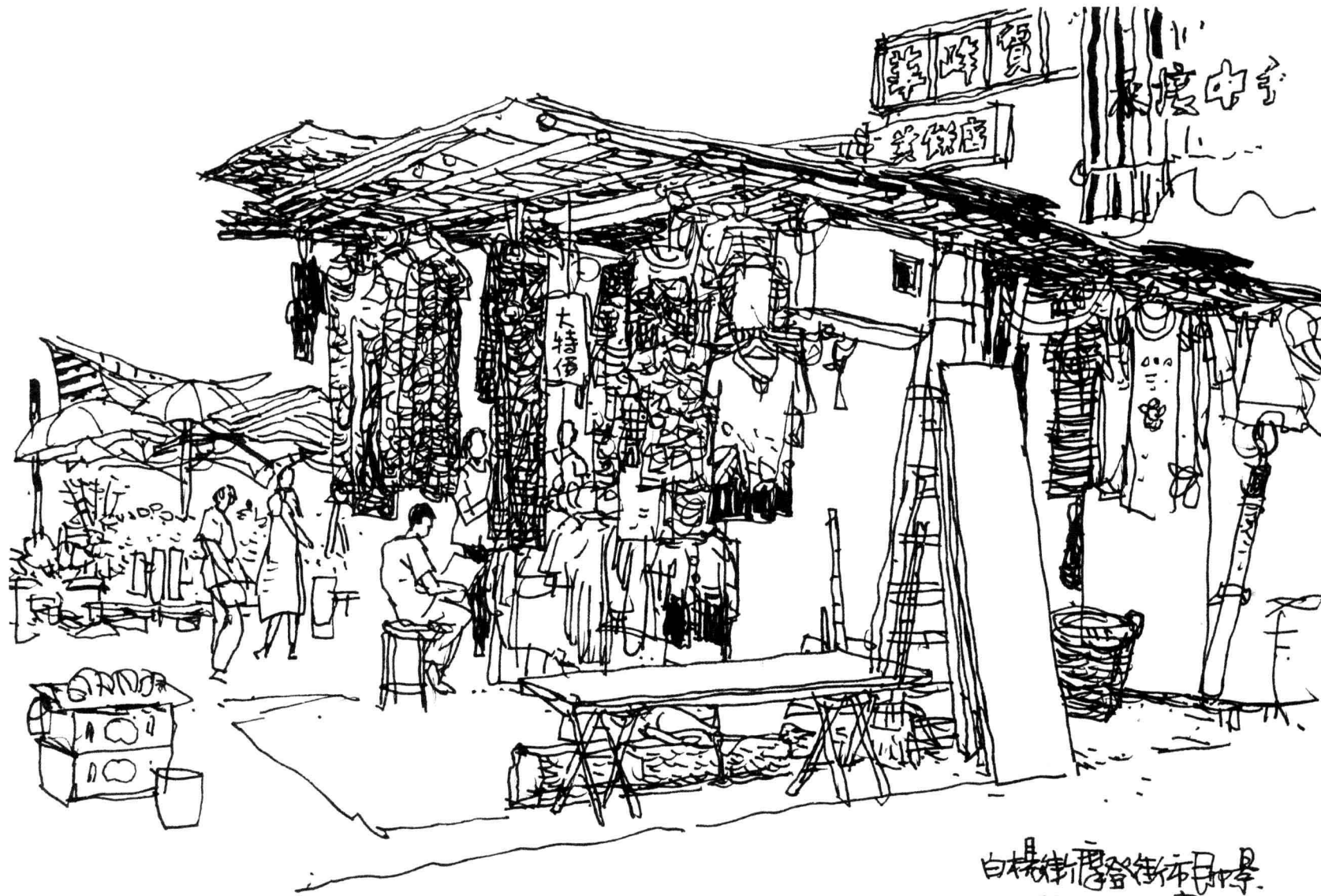
霽：然後日子就忽地太平起來了，我們每天早起，走路到李鄭屋泳池游泳，隔天還徒步沿着大埔道，一直走到石梨貝水塘晨運，一家人就攜一壺熱茶幾個麵包，繞着水塘走兩圈，累了就在樹叢中休息，我帶了一本硬皮拍紙簿，休息的時候畫了很多很多的樹——

霽：從水塘走回家倒是蠻累的，還是乘一程小巴，到了大埔道口，嘉頓有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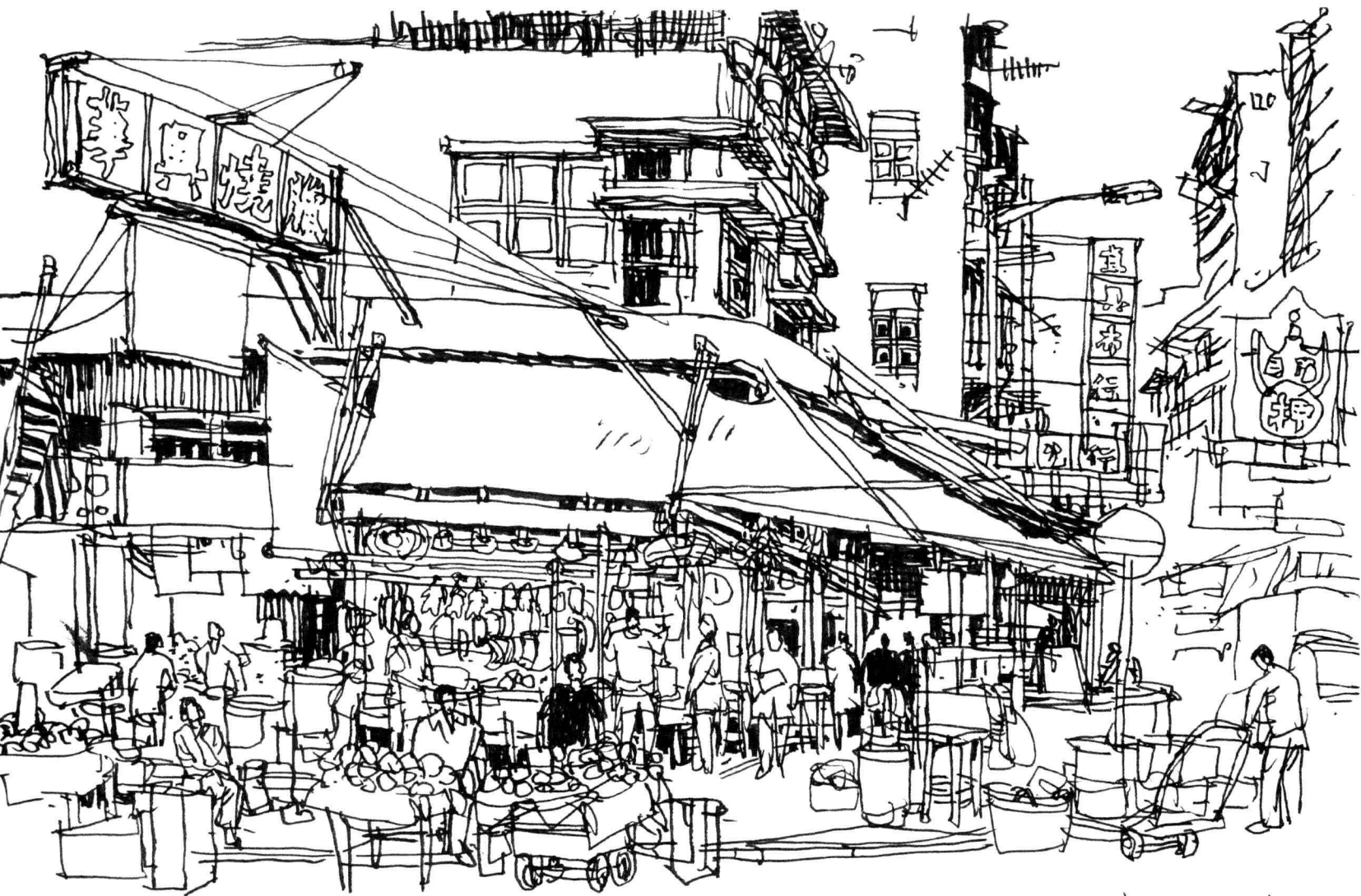
霽：那時的嘉頓的確是名牌呢，那個麵包先生 logo，那些藍白格蠟紙包裝，說不定就是香港的第一代平面設計，可是老實說，我真的不怎樣喜歡吃生命麵包，太小的一片，太白，太乖，太正常……

霽：還是那一檔菠蘿包雞尾包，墨西哥包，新鮮熱辣香甜好味。對不起，是在福華街北河街口還是桂林街口？我忘記了。

霽：怎麼記得起？我也忘記了。



白樓街舊貨街市日景
1997.7.7 畫



燒臘店白子街七號四日明



荔枝角道春生堂

1996.3.